菜地手记(外一首)

叶琛

阳光铺满菜地 慢下来的是长尾鸟的步态和临终的蛾虫 那饱满的果实 对于地鼠的注视毫无察觉

母亲在地里来回走动 蜻蜓在地里来回低飞 枣树下边 彼此珍视的何止草叶

自然之物随性静美 茎叶的伸展像是我们密谈中词语的交换 对于世事,那些茂盛的应该比我们 靠得更近

我学着母亲去摘掉粘手的腐叶植物代谢所建立的新生秩序 让这个下午 变得格外开阔

纸上

雨停了。我拦下幻象置于纸上 薄薄的一片 这多么真实 在雪白的纸上 寂静像是一条横渡之船 笛鸣还有些悲伤。甲板上,风吹得孤零

白色的海鸥没入纸上,它神秘地闯入容易让一颗心重返年轻 它的羽毛还沾染着海水,并渗出光

在纸上 我如孤岛的黄昏啊 草木仍在葱茏生长,海岸狭长

变形症候群

李佳妮

隔壁的夫妻,在争吵婴儿在哭啤酒瓶,战栗的颤音像疯子入室爬到耳朵,阻塞又一只眼睛

蜷缩在房间 间歇的头痛,演绎幻象 花露水,模拟镰刀 进裂的气味,长出触角 试探童年的背面

镜子里 ,影子被挟持 裂变出无数夜晚

母亲,我会变成一只蜥蜴吗

失贞的雨(外一首)

人民路上 ,失败的人静悄悄 密不透风的雨吞咽着想象 蝉声也从槐树上熄灭了

激进的雨不容分辨它从一到多,分裂成无数条雄辩之舌这是一道算术题吗让雷声告诉你答案它占领你手机的最后角落差不多了,它学着你说话滑腻腻的,那种语言在耳机内壁无线攀登,那种嶙峋窗外,不断滴落,失贞的雨



春夜

我猜想那是一双怎样的手 孩童的或者天使的 刚刚排动微凉的一个 那以拂动微凉的动态。 我一个看那是一个房间 对面公寓的是一个房间里 对面公首什么的一个房间里 不要越喇叭河一一。 一场脚,只一场舞 在超过在对一。 一场舞 的一个哑巴!

脸

吴正洋

一张直面世界的脸,逐渐浮肿 依旧遮不住虚弱的本性 不过是 打肿脸充胖子。流水的打铁铺 经受冷雨、冰霜的斧凿 烈焰中 反反复复地敲打,雷霆一般无常的暴击 冷峻,如黄昏瘦削。每日濯洗、擦拭 妄图捧出一张新脸 ,抛掷于 广袤的人群 整日找寻 如挂寻物启事。又有何人与我相认 热泪横流 ,那些怦然心动的时刻 早已落花流水风吹去。偶有机缘 与一张旧颜照面 相隔数米 仿若已远去百千载。几近不识 一张脸,销蚀于无形的风中 近乎悬停的忙碌的陀螺 于凛冽的尘世迎面相撞、破碎、六亲不认 一张残破之脸何以复原 埋首一片故纸堆,无数张相似的脸面面相觑 苦习修复术。黯淡模糊的脸,处处碰壁的脸 倒戈、发配、远逐的脸,宣判无期的脸 七拼八凑 ,如抢救文物

挖出残余的部分,替我修补日渐佚失的 五官、声色、腔调、利齿 再次抬头,面对河山、黄昏、瘦马与虚无

九月

陈军

我想写一首歌 寄给偶尔路过的人,物,某地 我曾着急为明天将去哪儿做准备 恍惚中时常忘记 唱歌的人早走丢了 夏日匆匆 我匆匆 圈禁忧伤和欢乐偶行山中 对苍蝇说,走吧苍蝇就走了 对风说,来吧 风就来了

矿井工人 _{王江平}

现在,他不是一个矿井工人。 躺好。雪白的楼板悬在空中。 他伸出钙化的指甲,向左、向右, 或者画画手里曾经握住的那把铁锹。 凌空,挖。挖开的东西,崩溃般 倾倒下来,将他覆盖,吓得他赶紧丢掉, 并挥出 丢掉 的那个动作。半晌,

呼吸的雾团中,回过神来,确认周围什么都没有。阳光再次成为窗外的阳光,扫地车穿过冬日的行道树,放出高音喇叭。或许有一辆载重卡车紧随其后,碾过铁板,铁板翘起,在积满脏水的路面上,

哐当落下。是啊,该歇歇了, 他不再是那个矿井工人。撒开四肢, 感觉身体很轻,降落得也慢,像张 蜘蛛网,封住了这张行将废弃的旧床。